



А. АЛЕКСИН
我的哥哥吹黑管

[俄罗斯]阿·阿列克辛 著 陆肇明 译

译林出版社



我的哥哥吹黑管

[俄罗斯]阿·阿列克辛 著 陆肇明 译

А.АЛЕКСИН

译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哥哥吹黑管 / (俄罗斯)阿列克辛(Алексин, А.)著;
陆肇明译. - 南京:译林出版社, 2003. 12

(译林外国儿童文学名著)

书名原文: Мой брат играет на кларнете

ISBN 7-80657-532-4

I. 我... II. ①阿... ②陆...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作品集-俄罗斯-现代 IV. I5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1944 号

Copyright © Алексин, А. Г.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3 by Yilin Press.

登记号 图字:10-2001-019号

- 书 名 我的哥哥吹黑管
作 者 [俄罗斯]阿·阿列克辛
译 者 陆肇明
责任编辑 陈肇芬
原文出版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《Просвещение》, 1983г.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
印 刷 南京五四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9
插 页 4
字 数 152 千
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657-532-4/I·399
定 价 (精装本)15.0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译 序

二十世纪俄罗斯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,但大多数却只是在“社会主义各国”有知名度,而且他们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渐渐失去了魅力。本书的作者阿列克辛则不同,他的作品是真正“走向了世界”:除了被译成“社会主义各国”的语言之外,还被译成英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、日语、波斯语、孟加拉语、印地语、乌尔都语等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国也译介过他的一些作品,立即在我国的儿童文学界掀起一场“阿列克辛热”,不少作家通过借鉴与模仿,创作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名篇。

作为一名苏联时期的作家,他的作品居然能在东方和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众多国家里大受欢迎,不但少儿爱读,连成人也爱不释手,而且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,魅力依然经久不衰,作家本人还荣获国际安徒生奖,被列入了以安徒生命名的荣誉名册。这到底是为什么?

在我看来,这是因为阿列克辛的作品始终贯串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感教育,而不是对现行政治和传统教育理

念的图解。他打破了“少儿世界”与“成人世界”之间的森严壁垒，引导双方彼此沟通、彼此理解，共同提高人文素养。阿列克辛绝大部分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主题：如何正确处理“自我”与“他人”的复杂关系，这是任何人一辈子时时刻刻都会面临的抉择。

《我的哥哥吹黑管》是一个女孩子的日记，她把“自我”的价值完全寄托在“他人”（哥哥）的身上，结果却伤害了他人。

《第五排第三个》和《“搭错神经的叶夫多基娅”》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反思。大人往往从“自我”出发去理解与“塑造”孩子，结果混淆了好坏，酿成了悲剧。这两篇小说向大人们提出警示：如何对待行为“出格”或有才华却争强胜的孩子？

《前天与后天》和《请来电话请来玩》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：如何对待那些有贡献、却一生默默无闻的人，特别是当他们到了退休之日，是否可以弃之不顾？

阿列克辛创作的艺术特色备受国内外评论界的赞扬。他自称的“中篇”小说其实在篇幅上与大的“短篇”相近，但就艺术信息而言，几乎等于“长篇”。他的小说笔法凝练，极力浓缩事件展开的时空，最大限度增加情节的“含量”，精心挑选细节。无论是作者的语言还是包括少年在内的主人公

的语言，往往具有警句式的特色，充满了幽默。这种幽默时而温和，时而尖刻，时而又化作“含泪的笑”。

阿列克辛的这种语言艺术，即使译者能充分欣赏，也无法在译文中做到充分的传达。本书译者虽竭尽全力，也许仍不能尽如人意。这是希望读者谅解的。

陆肇明

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于苏州

目 录

我的哥哥吹黑管	1
第五排第三个	50
“搭错神经的叶夫多基娅”	97
前天与后天	144
欢迎来电来访	224



我的哥哥吹黑管

(摘自一个女孩子的日记)

十二月二十一日

我们班上的女孩子几乎个个记日记。而且尽记些形形色色的无聊事。比方像：“今天瓦夏向我借几何作业本。偷偷地、声音小得谁也听不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偏偏找我呢？为什么他那样神秘秘、局促不安呢？已经是深夜了。可我反复思考这件事，将彻夜难眠。”

瓦夏其实只不过是想抄别人的几何作业。偏偏找她，是因为他已经抄过我的作业了。“声音小，神秘秘！……”谁干这种事会大声张扬呢？“局促不安！”瓦夏还能心安理得吗！女孩子们总爱给男孩子们极其寻常的举动赋予什么特殊的含义。

我也是女孩子，可我明白：只有杰出的人，才配记日记。不，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杰出。可我有一个哥哥，他在音乐学院上二年级。他会成为大音乐家。这是肯定的。我对此深信不疑！到那时，人们将依据我的日记了解到他童年时的为人。

我哥哥吹黑管。为什么不拉小提琴？不弹钢琴呢？这是

爷爷要这样。爷爷死的时候我只有两岁。可廖瓦哥哥要比我大五岁，所以爷爷就开始教他音乐。

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，我爷爷生前“在福奈^①里演奏”。当时我不知道福奈指什么，但这个字眼我觉得挺悦耳。“福—奈”——我经常口齿清晰地学着说。可是待到我第一次踏进电影院，看到了在这种休息厅里演奏的那些乐师们，我不由替可怜的爷爷感到惋惜：等待看电影的观众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嚼三明治，有的在沙沙地翻看报纸，一群年老的乐师却在台上演奏华尔兹舞曲。他们把小提琴紧贴在下巴底下，闭起眼睛：也许是因为陶醉，但也许是为了不想看到观众在嚼三明治。

我的哥哥将来绝不会在休息厅里演奏！他一定会在豪华的音乐大厅里演出。眼下他就在准备参加音乐演奏家管乐演奏大赛。我觉得遗憾的是，黑管被叫做管乐器。我一想到管乐器，便会莫名其妙地立即联想到出殡和跟在棺材后边的铜管乐队。黑管本可以另起个名称……可已经这么叫了，你能怎么办！

我的学习成绩平平，但这无关紧要。因为我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哥哥，而不是自己。许多伟人的姐妹就是这么做的。她们甚至不嫁人。我也不嫁人。说什么也不！永远不！……这是肯定的。廖瓦已经知道我这个决心。起初他反对，后来就同意了。

① 俄文为“фойе”，是个外来词，源自法语。指剧院、影院里的观众休息厅。



我们约定：廖瓦自己不必跟我一样，他有权拥有私生活，但必须等到他在音乐上取得重大成就之后。廖瓦将毫无保留地一心扑在艺术上。他不必花时间去处理任何日常生活中的的人际关系和操心事。这一切都将由我替他去完成。为了哥哥，我决意真正地舍弃个人的一生！所以我在学习上得些及格分数就显得无关紧要了。可惜妈妈和爸爸对此并不理解。

“你安排得倒挺不差呢。”有一次妈妈说。“就是说，廖瓦得拼命学习，从早到晚吹黑管，不断提高，准备参赛。你呢，只要把自己的一生托给他就完事。你这是一种依赖心态！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契诃夫的妹妹也是依赖心态？”我反问她。

“瞧你……扯哪儿去了！”

妈妈惊得两手一摊。没话可说的时候，最容易应付的办法就是两手一摊。不过总的来说，也该怪我自己：对父母不能过于坦诚——他们准会利用这种坦诚来反对你。

然而有朝一日人们会写廖瓦的评传，书里会援引我日记的片段。前不久我就读过一位伟大诗人的评传。在一张照片底下写着：“诗人的妹妹”。将来在我的照片底下会上：“黑管演奏家的妹妹”。或者最好写上：“音乐家的妹妹”。这将是对我的微薄奖赏。我开始记日记的原因就在于此。

“黑管演奏家的妹妹——我好像没听说过有这种职业呢。”有一回爸爸对我说。唉，他也并非事事总能理解我。

不幸的是，黑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乐器——这一点还不是众所周知。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就是由黑管起头的！难道有许多人知道吗？廖瓦谈到黑管时是这么说的：这是“乐队中不起眼的英雄”。他甚至很高兴黑管“不起眼”。他本人说不定也渴望成为“不起眼”呢。他就是这种性格。可我决不允许这样！

碰到夏天，我们全楼的人都听得见吹奏黑管的声音。但许多人却不知道这些乐声究竟是从哪家窗户里飘出的。我就告诉他们，这是我哥哥在吹奏。即使碰到寒冷的天气，我也会敞开我家的窗户，好让居民们不至于丢失听廖瓦吹黑管的习惯。

我已经把廖瓦准备参赛的事张扬给所有的邻居听。就让他们去说我不谦虚好了：为了哥哥，我什么苦都能忍受！总之，记日记是我早就决定了的事。可我不想随随便便开始，而要选择有一个纪念意义的日子。瞧，这个日子终于来临了！

今天，在第一节课上课铃声打响以前，我在存衣室里被九年级男生罗伯特一把抓住，罗伯特的绰号叫“组织家”。他有个习惯：他想找谁的话，既不叫住对方，也不与之握手，而恰恰是一把抓住。碰到什么就抓什么：抓手臂、抓肩膀、甚至抓脖子。简直难以想象！

我被抓住了袖子。

“你能不能安排你哥哥？来参加高年级学生的晚会！”



罗伯特通常只有第一句话能说得符合规范，合乎人际交流，但再往下解释，他就感到时间不够。于是开始加快速度、省掉动词，像口述电报稿似的。

“新年晚会！第一部分——诗歌、古典音乐。第二——爵士乐和跳舞。古典音乐我们没有。全指望哥哥。你的。”

我马上想到，这种可以扬名全校的好机会往后决不会再有。我不可能一个不漏地去告诉全学校的人，说我哥哥在音乐学院学习，但这么一来，很快便会尽人皆知！不过，我决定稍稍为难罗伯特一下，免得他以为轻而易举就能把我哥搞到手。

“你听我说，”我开口道，“我哥正忙着准备参加音乐演奏家……大赛呢。”

我故意省掉了“管乐演奏”几个字。

“高年级学生晚会：一律十年级学生！”罗伯特说。“你七年级。这儿两张票！你和哥哥的。能安排？”

要是我的女友们知道我被邀请参加高年级学生的晚会，她们准会羡慕死啦！她们只有在梦里才会碰到这种好事……而且还得在最美的梦里！

“可我还是说：

“先得了解一下：我哥的新年之夜也许已经排满了活动。也许他已被邀请出席某个音乐会，然后出席音乐演奏家……的舞会。”

“我们的晚会二十六日。”罗伯特说。“能安排？”

新年晚会居然在新年前五天举行！不过，既然罗伯特前不久别出心裁地在星期四组织过星期日义务劳动，那么这一回的安排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

“好吧。”我说。“这件事不容易办，但我会努力的。”

于是收下了那两张票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

关于昨天的事情我还想做一点补记。我回到家时，廖瓦正在吹黑管。他总是吹个不停：早上吹，晚上也吹。你们能想象得到吗？他竟然有如此足够的耐心！我简直弄不懂。其实我多少还是有点懂……廖瓦学的是自己心爱的专业，当你做这种事情时，不知从哪儿一下子便会冒出耐心和毅力来。比方说，要是只叫我准备文学的功课，我准会不分昼夜地用功，次次回答问题准能得优。因为我学的是自己心爱的功课！可是几何、物理、化学……你从哪儿去获取这么多耐心？再说，干吗非要逼人家去学他们一辈子根本用不着、不喜欢甚至讨厌的东西呢？我弄不懂。平时，即使有人走进房间，廖瓦也不会停止吹奏；他似乎对周围根本毫无察觉。但我们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动，免得干扰他。

然而昨天我按捺不住，对他说：

“对不起，廖瓦……可我有件要紧事。有人邀请你去我们学校的新年晚会上演奏。”



廖瓦沉默了几秒钟。每当有人打断他的音乐，他总会像渐渐苏醒过来似的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像从另一个什么世界里渐渐回到现实中来。这是我的感觉……

“有人邀请你去我们的新年晚会上演奏。”我又重复了一遍，因为我起初说的那句话廖瓦可能没有听清：当时他还在另一个世界里。

“我同意。”廖瓦说。“我原则上同意……但新年晚会上听黑管独奏行吗？……黑管在乐队演奏中听起来更精彩。也许，该把我们大学生乐队整个儿请去？这样效果会更好。”

这还了得！难道要让小提琴手排在前面露脸，我哥哥却待在后边的什么角落里吗？难道要让指挥出来鞠躬，我哥哥却变成“乐队中不起眼的英雄”吗？

“我们学校里的舞台根本安排不下你们的乐队。”我说。“更何况人家压根儿就没有邀请乐队，他们请的是你。专请你个人！我们学校的人特爱听黑管独奏。这儿有两张票。”我把票放到桌上，补了一句：“事情就这么定了，我们去。”

“多少年来，你一直试图把自己的性格赠送给他，可他就是不收这份礼。收手吧，我的孩子，收手吧！”——有一次爸爸这么对我说。

可廖瓦毕竟有时候会顺从我的性格，尽管他整整大我五岁。他说我有一个“敏锐而讲究实际的头脑”。廖瓦没有解释这是优点还是缺点。他通常不爱多说话，多做解释：他习惯于用音乐形象思维。所有真正的音乐家都采用这种思维

方式。

“我同意……”廖瓦说。“我原则上同意。可我的伴奏呢？”

廖瓦把音乐学院的女生莉利娅叫做“我的伴奏”，因为她总是在他独奏演出时给他伴奏。

莉利娅不仅给他伴奏，而且爱上了他。这一点无论是谁都能看出来。所以她决不会拒绝到我们晚会上来伴奏。我从不妨碍她用忠诚的目光盯着廖瓦看，甚至有时还放他们两人独处，因为莉利娅是个胖子，还架着副眼镜，鼻子上、手上、甚至脖子上——到处长着雀斑。我对不漂亮的女人有信任感：她们不可能引诱我哥哥放弃音乐，这是她们无比高尚之处！

我发现，妈妈也喜欢交不漂亮的女友。至少有一点可以佐证：每当她提醒爸爸说：“今晚有个迷人的女子要来看我。”——爸爸几乎总会不屑地笑笑，到了晚上便毫不动心地去邻居家下棋。他不相信妈妈会把迷人的女子请进我们家。

我一心准备参加新年晚会。还不停地想象种种情景……我哥将吹奏一首曲子，只吹一首！

“你打算吹什么曲子，廖瓦？”

“得来点轻松的……比方说，《蜜蜂飞》。”

“不，不吹这种熟悉的曲子。靠‘蜜蜂’你在他们那儿是飞不高的。你得给他们露一手！”



最后这句话我说得很轻，跟自语似的。廖瓦不爱听这种话。

“或许，从《弗兰契斯卡·达·利米尼》^①里选一首？”

“这行！”

吹完《弗兰契斯卡》之后我哥将退到后台去。此时观众会疯狂地给他鼓掌。他重新走出来，似乎只是为了鞠躬致谢。可这时我会站起来说：

“再来一首，廖瓦。我求你啦。”

于是我将点一首高年级学生中谁都没有听过的曲子。廖瓦就顺从我的意思吹起来。之后他便走下舞台来到观众席，在我身边坐下。接着，便是跳舞……

“跳舞的时候你只跟我跳。”我对哥说。

“我原则上同意……可你知道，我跳得不好。只会跳老式的……”

“那就更该如此。为了不让你出丑，只许你跟我跳。你发誓！”

“好吧，我发誓。”

当然，跟娜塔莎·罗斯托娃^②第一次出席舞会相比，我的处境将会更难些！因为她是处身在成年男子中间，而他们都是规矩人，举止得体。我们那些十年级男生怎能跟他们相提并论？这伙人总是满嘴挖苦话，对什么都嘲笑。还自信他们

^① 这是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歌剧，作于一九〇四年。

^② 这是托尔斯泰小说《战争与和平》的女主人公。